

坐着高铁，一路“畅游”湘鄂皖浙四省，到达杭州建德酒店时已是晚上。周边灯光暗淡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看不清春夏秋冬，酒店司机趁着夜色，把我送进一间木房，在疲惫中度过了建德首夜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准时起床，出门一看，原来我住的是民宿，在山坡上建的。站在露台上一看外面，山清水秀，远山含黛，半山腰上云蒸霞蔚，似仙气袅袅飘过，诗情画意，太像人间仙境了。

步行下山，却见酒店旁边有一个湖，岸边的石头上，赫然题着“烟渚湖”三个字，我立马想起了唐代诗人孟浩然那首著名的《宿建德江》：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湖中间静泊着一艘孤舟。我的思绪飘回到了1000多年前，想象着孟浩然在此湖上“移舟”的样子，想象着他仕途失意的窘迫，想象着他在此湖那片如水的月光下感受那份孤独。

来建德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活动，短居几日，不禁感慨：建德是诗意的。

建德的诗意，在于深厚的隐逸底色。这里是东汉隐士严子陵隐姓埋名、遁离尘世的地方。他与汉光武帝刘秀有着同窗之谊。难得可贵的是，面对触手可及的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，他能挥一挥衣袖，转身远离庙堂，独择一江寒水、数竿青竹，以长钓寄余生。严子陵的风骨为这片土地奠定了淡泊名利的文化底色。也难怪范仲淹被贬为睦州知州时，特地修缮了严子陵祠堂，亲手撰写了著名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以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的礼赞，遥寄了对先贤风骨的崇敬。尔后无数文人在失意或困顿时，总能从这里寻找到精神的共鸣与归依，建德成为文人绵延千年、共同向往的精神栖居之所。

建德的诗意，在于延绵不绝的文脉。自三国时期东吴取“建功立德”之义置县以来，地处新安江水道的建德迎来送往，无数风流人物驻泊，留下了不朽的诗篇。文人骚客被新安江、富春江一带的景色所折服，文思泉涌。建德的诗意图漫润于山水形胜之间，无数灵魂在此为之所滋养、所吸引、所慰藉。唐代诗人孟浩然路过建德，夜泊江畔时有感而发，写下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，为后人所传诵；“江树临洲晚，沙禽对水寒”是贬官途中的刘长卿面对眼前的建德山水，将满腔的郁闷和失意排解于对先贤的追思中。诗人杜牧在此为官时，在建德的朗朗月色之下消解了愤恨，将宦海浮沉的压力付之江风，消散在天地之间。

建德的诗意，在于现代焕发的活力。千鹤村是建德市梅城镇下辖的村落之一，却是到访建德者必须亲往拜访的所在。毛主席笔下的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”，与这片土地上人民改天换地的实践息息相通。20世纪50年代，千鹤村的妇女突破传统旧俗，喊出了“男女同工同酬”的时代强音，谱写了新时代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新诗篇。千鹤村的妇女，是广大中国女性的缩影，她们将自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。这份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，为建德的山水添上了一抹鲜红底色，让建德充满古老的诗意图，融入了集体奋斗、公平解放的现代旋律。

“莫道昆明池水浅，观鱼胜过富春江。”晨起，我漫步富春江水库边，只见一轮红日正藏在云后，时不时洒落点朝晖，江面上云气氤氲。几位垂钓的游客静静地守候着鱼儿上钩，在晨光熹微中，他们的背影与山水融为一体。建德的风光迥异，让古人流连，也让今人向往，只不过比起前人舟楫摇荡，舟车劳顿数月，如今的我们无需顺江而行，发达的交通网络打通了山水阻碍，越来越多的人追寻先贤前来感受“诗和远方”。建德的诗意图，在千年前的湖心孤舟上，在诗人驻足的江畔钓台边，在博物馆保存的古籍里，也在如今寻常百姓所居屋巷中。历代文人的足迹与吟咏，早已如盐入水般化入建德的每一寸土地，构成了它独特而不可复制的诗意图。无论是为山水所折服，为隐逸所吸引，还是在此为官为民，先贤的足迹与作品共同编织了建德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卷。

这，便是建德——一处让诗歌找到故乡，让心灵得以安顿的永恒诗意图之地。

苗辉

# 滔溪赤子

何正良

在益阳安化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一条清溪自雪峰山余脉的岩隙中涌出，聚水成流，蜿蜒穿行于龙门峡、古茶园与梅山村落之间，滋养着河谷沃野，最终汇入资江。这条溪流名为滔溪。1956年4月14日，湖南安化百花寨茶旅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社初先生就诞生于这里。

## 人生最美的篇章是奋斗

姚社初的父亲姚冬山为修建一座水碾坊，上山伐木、下河垒坝，全靠双手建成，经营中从不短斤少两，母亲王金花则常为过往乡邻端上热茶、照料孩童，被乡亲们誉为“菩萨心肠”。

姚社初的少年时代充满艰辛。高中毕业后，他修公路、建水库，寒冬仍穿草鞋挑担。1974年，他因踏实肯干被推荐为民办教师，次年，仅18岁便管理10个生产队。他白天劳动，晚上组织学习。1976年，他应征入伍，赴北京执行任务。5年军旅生涯，他未曾回家一次，汗水与磨砺铸就了他坚韧的意志与果敢的作风。

1981年，姚社初转业至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，后调入中外合资企业学习现代管理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，他内心涌起创业的浪潮。尽管已担任国企总经理，他仍于1993年毅然辞职，投身商海。1994年，他从承包小商店起步，创立了北京航翔商贸有限公司。创业维艰，他曾为送一批急用文件袋奔波半日，只赚八元钱，却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凭借“笨鸟先飞”的勤勉与“利他为本”的诚信，他的生意日渐有了起色。

随后，他敏锐捕捉到机场广告的商机，成立北京航翔广告有限公司，在首都机场竖起第一块单立柱广告牌，并逐步拓展至全国多个机场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他带来飞跃式发展，“航翔”成为业内知名品牌，合作客户遍及汽车、金融、互联网等行业，业务亦延伸至海外。

姚社初并不止步。他购置直升机，培养女儿成为了驾驶员，组建通航公司参与应急救援。30余年来，他以军人般的毅力、诚信的品格与敏锐的眼光，在商海中开辟出一片天地。

## 灵魂最美的音乐是善良

事业有成后，姚社初始终铭记：“财富意味着责任”。2016年，他在安化一中设立“航翔姚社初奖学基金”，奖励优秀学子，并为多所中小学捐建图书馆、体育馆，累计已为教育投入超3000万元。他更持续资助寒门学子，1996年至今，已有千余名学生在他的帮助下完成学业。

2017年，安化梅城镇村民李永忠病逝，家中无力举办丧事，女儿李佳宾面临失学。姚社初得知后，立即承担了所有丧葬费用，并承诺资助李佳宾至大学毕业。后来，李佳宾毕业后被他招入公司，悉心培养，如今已成为业务骨干。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……

他对大病困难家庭的救助更是倾尽全力。滔溪镇文石村村民王刚强因脚疾溃烂多年，面临截肢，全家陷入绝望。姚社初偶然听闻，当即安排其赴益阳、北京治疗，承担全部医疗费并助其还清债务，还持续资助其两个

女儿读书，累计花费超百万元。

每遇灾难，姚社初总是率先伸出援手：2017年宁乡洪灾捐款50万元，安化暴雨捐款30万元，汶川地震、长江洪水等国家危难时刻，他也从未缺席。平日，他每年“六一”看望留守儿童，小年陪伴敬老院老人，为家乡敬老事业捐资380余万元，还为全镇300多位五保老人发放年度补助。

对自己，他却格外简朴，常是一碗清汤面、一身几十元的衣衫，简朴的他常让身边工作人员为他感到“心疼”。

## 乡愁最美的表达是回报

姚社初的乡愁，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1992年，他帮助家乡通电，让滔溪告别煤油灯时代。2011年，目睹洪水肆虐家乡，他出资2400多万元修建8公里防洪堤与滔溪二桥，保障了百余户农田与道路的安全。

2019年起，他倾尽心力打造滔溪“百花寨”文旅项目。6年里，他亲自踏勘、设计、筹款、督工，常清晨即至工地。如今，这座投资10亿元、占地2万亩的景区已试营业，融合黄永玉艺术珍藏馆、黑茶一号仓、古木奇石园等文化景观，带动当地就业，居民年收入从1.3万元增至3万元，游客量超千万人次，形成“文旅热—消费热—产业兴”的良性循环。

他为改善家乡医疗条件，捐资1100多万元建成设施先进的滔溪卫生院；为修路、助学、扶贫，累计捐献超1.4亿元。今天的滔溪，茅草屋变楼房，崎岖路成坦途，穷乡僻壤已成旅游胜境。



姚社初。

通讯员 摄

## 文化最美的弘扬是传承

姚社初深信文化是民族的根脉。他与艺术大师黄永玉因艺结缘，成为忘年交，收藏其作品290余件。为保护好这些瑰宝，他斥资1500多万元建造“黄永玉艺术珍藏馆”，并积极推动其申报国家级博物馆。

与此同时，他投资1800多万元建设“黑茶一号仓”，收藏4万两黑茶等珍品，系统展示安化黑茶的历史与工艺。他通过广告推广、国际黑茶大会等方式，将安化黑茶品牌推向世界，并以“茶旅文康”融合模式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他的老宅设计融合传统与现代，再现童年碾坊场景，陈列诗书画刻，成为安化文化的活态展示窗。他还常邀请雷佳、春雷等艺术家赴滔溪交流演出，推动高雅艺术走进乡土。

认识姚社初已30余载，他始终如兄长般温暖、如山溪般清澈。他从滔溪走出，又将一切奉献给了滔溪；他从平凡起步，却以不凡的善行与坚守，书写了一段赤子情深的人生诗篇。

# 两个难忘的元旦

李成林

一生中，有两个元旦刻在记忆里，每每回忆，依旧暖人心扉。

1995年，是我师范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，扎根在偏远的乡村小学。元旦学校放假，代课老师都是附近村子的，一放学便陆续回家了。我家离得比较远，不方便回去，便一个人待在了学校。

天黑时，我拧开桌上那盏旧台灯，躺在床上翻着杂志，眼里的字却一个也落不进心里，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热闹，爹妈该在煮饺子了吧，弟妹们该在抢糖果了吧。

“李老师？”门外忽然传来一声轻唤，细弱却清晰。我趿拉着棉鞋快步开门，是班上的学生蒋涛。他裹着件又大又旧的棉袄，袖子长到盖住手背，小脸冻得通红，手里端着个粗瓷大碗，碗上还扣着个小碗，生怕热气散了。

“蒋涛？这么晚了，你咋来了？”我连忙侧身让他。

“我家昨天杀了年猪，”他把碗往我手里递，指尖冻得发僵，“我爹说，让您尝尝家里的烩菜，热乎。”

碗壁发烫，浓郁的香味顺着碗缝钻出来。我急忙接过来，拉着他的胳膊说：“快进来，外面风大。”他摇摇头，两只手在棉袄袖子里互相搓着，

小声说：“不了李老师，我得回去了，爹妈还等着呢。”

这孩子平时在班上最不起眼，幼时得过小儿麻痹，走路总有些跛，学习也跟不上趟，我私下里还犯过愁，这孩子怕是难教出模样。

他转过身走了两步，又猛地回头，眼神亮亮地望着我：“李老师，您以后……还会走吗？”声音轻得像风拂过草尖，“我喜欢听您讲课，您讲的故事最好听。”

我愣在原地，还没回过神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您一个人在这儿，怕不怕？要不……去我家睡吧，我家有热炕。”

寒风卷着碎雪粒打在脸上，我却觉出喉咙发紧，鼻子泛酸。我蹲下身，摸了摸他冰凉的小脸，声音也软了：“谢谢你蒋涛，老师不怕。你快回家，路上慢着点，别摔着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格外留意蒋涛，上课总多喊他回答问题，放学后留他补课，一道题陪着他慢慢算，一个字教他慢慢写。后来，他凭着一股韧劲考上了初中，离校那天，他站在校门口朝我深深鞠了一躬，没说一句话，可眼里的感激，我懂。

工作之余，我总爱写点身边的小事，往各地的报纸杂志投稿，可寄出去的稿件大多石沉大海。媳妇有时会埋怨：“整天趴在桌上写写写，也没见写出啥名堂，不如多帮衬着干点活。”我嘴上应着，心里的火苗却慢慢凉了，渐渐没了投稿的心思。

2002年元旦，正午的阳光暖融融的，我们全家围坐在桌前吃午饭，门外忽然传来邮递员的喊声：“李老师，有你的信，报社寄来的！”

我心里一动，又很快沉下去——大概率还是退稿。接过信封，长长的，摸起来软软的，拆开一看，竟是一份叠得整齐的晚报。随手翻开，一个熟悉的标题撞进眼里：《给父亲买台收音机》，再看作者栏，赫然印着我的名字。

我僵在原地，反复揉了揉眼睛，确认没错，是我写的那篇小文。前阵子回老家，见父亲总闷坐着，他血压高不能多吃荤，眼睛看得看不清电视，整个人没精神。我便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给他，没想到父亲爱得紧，整天抱在怀里听戏、听新闻，话也多了，精神头足了不少。当时一时感念，便随手写了下来，没承想真的发表了。

“愣着干嘛？”媳妇凑过来，见我盯着报纸不说话，打趣道，“又是退稿啊？”

“不是……我文章发表了。”

我把报纸递过去，她逐字逐句看完，又抬头看我，脸上慢慢绽开笑容，语气里满是惊喜：“还真是你写的！写得真好。”

那天晚饭，媳妇特意多炒了两个荤菜，还拿出珍藏的好酒，陪我酌两杯。

那篇小文像一颗小石子，在我心里漾开层层涟漪，熄灭的写作火苗又燃了起来，发表的文章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后来学校领导知道了，把我调到办公室做文秘，同事们也笑着喊我“笔杆子”，写作成了我这辈子放不下的热爱。

如今30多年过去，蒋涛早已大学毕业，在城里安了家，每年春节都会带着妻儿来看我；我也依旧笔耕不辍，文章攒成了集子，圆了年轻时的梦想。

偶尔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那两个元旦，一个寒夜，一碗热烩菜，藏着学生最纯粹的惦念，让我读懂了教书育人的意义；一个正午，一份晚报，载着文字最温暖的认可，让我守住了心底的热爱。

# 大山深处的仙境

王硕男

湖南郴州五盖山国际旅游度假区，就坐落在1000多公顷原始次森林中，以霜、雪、雾、云、露五种自然景观，诠释着五盖山的奇妙，是附丽于五盖山怀抱中的一颗璀璨明珠，流光溢彩，诗意图盎然。

度假区依山傍水，常常笼罩在云遮雾盖的世界里，如梦如幻，令人神秘莫测。一会儿旌旗森列，雾满山峦；一会儿云淡风轻，偶露峥嵘；一会儿阳光普照，明媚浩荡。

此时，隐藏在古樟树下的咖啡屋上空，正升腾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。你不必担心会有雨水滴落，它一会儿就将稀释掉，只留下一张薄如蝉翼的轻纱，缭绕在树梢之间。山野里的原始生机，在云影水声里，显得那样蓬勃而恣肆。

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径，我们走向烧烤区。昨天是周末，炭火的余温尚未散去，可想昨夜青烟袅袅，火星四溅的场面，该是多么惬意和热闹。面对这一堆堆残留的灰烬，我想烧本身已超越了人的口腹之欲，那跃动的火

焰，或许唤醒了先祖围坐在篝火旁分享猎物的集体记忆，让今天的人们如此为之陶醉和狂欢。

沿湖四周二十几顶帐篷若隐若现地浮在乳白色的雾霭中。它们像一个个停泊在绿茵上的小船，彼此距离恰到好处，守护着每一对恋人的私语，当然还有雾幔形成的帷幕，让每个帐篷都成为独立的世界。此时此刻，整个营地静谧而安详，连鸟鸣都变得遥远而克制，生怕惊醒了那些正在生长的好梦。

从林间咖啡到帐篷私语，从炭火烧烤到森林清音，这些对我这个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来说，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求，而今这些已成为寻常人家闲适的时光消遣。这是时最为深刻的巨变——当幸福不再只是温

饱，而诗意的栖居便成为人们可以随意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
造型各异的休闲屋，依山就势，星罗棋布在半山腰上，像撒落在山野间的珍珠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银色的“太空舱”，像遨游在太空的飞船。流线型的舱体内舒适而宽敞，如果游客想与星空筑梦未来，“太空舱”就是最佳的选择。蒙古包圆润的轮廓，令人想起美丽的草原，那奶茶的香味，流云一般弥漫在湿润的空气里。尖顶的歌特式小屋，仿佛从童话里搬出来的，总让人觉得会有一位提着裙摆的美丽公主，推开通往森林秘境的门扇，等待一个迟到了百年的吻……

呵，等待，这里的一切都在等待。盛夏在等待。当38摄氏度的高温来袭，这里平均22摄氏度的恒温以及超过2万个立方米的负离子在等你来。人们无需远足，只需40分钟车程，便可从城区的热浪中脱身，奔赴和拥抱这方清爽宜人的绿水青山。

正午时分，不觉已到山顶。凭栏远眺，整齐划一的蔬菜大棚，像一面面镜子，泛着银色的光芒；成片的果园，正孕育着来年的希望。这片土地经过流转整合，已形成了万亩标准化的种植基地。清晨采摘的百香果，傍晚便能摆上大湾区市民的餐桌。据同行的导游说，百香果最受广东人的青睐——不仅是养生茶饮的绝配，更是粤地酒楼里精致的甜品佳肴。

我们来到茶室小憩。捧在手上的正是本地的百香果茶。时空仿佛都交融在这杯茶里了。我们在这头品着清甜，农果在那头采收金秋。所谓仙境，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幻影，而是让劳动成为风景，让丰收化作诗篇。这样的仙境，近在眼前，就在五盖山这块丰饶美丽的地球上。